

此生但识“韩荆州”

□ 劳 罕

大的他，高大英挺，宽宽的肩膀，一身紧绷绷的腱子肉。

锻炼，一定贯穿了杨老师的一生。他80岁那年，我到兰州去看他，他在大楼门口迎我。他的家在8层楼的顶层，上楼时，我本想去搀扶他，谁知他“噔噔噔”几步便跨在了我的前面，回头朝我微微一笑，意思是：“年轻人，咱俩赛一赛！”

基于强健的体魄，杨老师说话时中气甚足。当时，班上同学都有个共识，听杨老师讲课，不用提前去占座位，因为即使是一二百人的大班课，即使你坐在了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清楚楚。

“君子”是孔子理想化的人格。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行仁、行义、尚勇。其实，真正能把三者结合起来的人并不多。有的人孔武有力，却胸无点墨；有的人满肚子锦绣，却手无缚鸡之力。杨老师，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我亲历的这件事上可窥见一斑——

那是大四下学期的一天，我到杨老师位于医学院的家中请教一个问题。约定时间过了很久，杨老师还没有到家。师母孟老师一边不停地给我斟杏干泡的凉茶，一边歉意地劝我再等等再等等。

终于，杨老师回来了。他一进门，把我和师母吓了一跳：只见他衣服上、脸上都是血，白色的短袖衬衫前襟有一大半股殷红血。额头上一条约1寸长、小拇指宽的伤口还在往外渗着血珠。

惊问原因，杨老师说刚才在公交车上碰到了一个手持凶器的小偷，说这句话时，他的口气很是淡然。身为医学院教授的孟老师赶紧为他处理伤口。

杨老师先是我致歉，说是让我久等了，然后才轻描淡写地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刚才在下班回来的公交车上，有一个小偷在扒窃，周围很多人都看到了，却没有人敢上前制止。原本离小偷很远的他，挤上前去，厉声喝止。小偷恼羞成怒，从腰里拽地拔出一支上了膛的钢砂枪对准了杨老师的胸口道：

“多管闲事，老子打死你！”

杨老师一手把公文包挡在胸前，另一只手上前去夺枪。狡猾的歹徒把枪身滴溜一转，抡起枪把儿朝杨老师头上狠命就是一击，血溅射开来蒙住了杨老师的双眼。歹徒趁机拨开众人朝车门挤去，“开门！快开门！”司机竟然顺从地打开了车门。

歹徒跳下车没命地狂奔。杨老师跟着跳下车，一路猛追。小偷趁身钻进了附近的一个家属院。

这家伙显然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三拐两拐便不见了踪影。杨老师没有罢休，一个一个门洞查找，但终究还是没有找到……

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能有此举动，够传奇了吧！

我始终认为，作为学人，要想笔下经天纬地，必须“身”和“心”都很强健。很难想象一个天天抱着药罐罐、佝偻着腰、走上几步就喘个不停的人会心怀天下。这样的人，即使做出了点学问，我想，大多会是花花草草、叽叽歪歪、卿卿我我的那种东西，想让他们学问去经世致用？我表示怀疑！

杨老师用“身”“心”的强健，让他的学问如同一株挺拔的天山雪松，在多风多雨的现实世界里始终挺着傲岸的身姿。他不喜欢寻章摘句故纸堆里寻“宝藏”，也不喜欢寻行数墨拘拘以论，而是提倡：学术研究必须肯繁生活实际。

记得论文开题时，我想走捷径，打算写一篇民族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在图书馆里找几部西方民族学的经典著作，再找一些中国现实的例子，按图索骥，归纳拼凑，凭自己多年的编辑功底，应该会很轻松。

把想法诉诸杨老师，他坚决不同意，建议我写建国五十年来治理新疆的得与失。

我面露难色道：“很少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收集起来很难……”一向温文尔雅的他，第一次对我说了重话：“正是因为前面没有人做过，这篇论文才有价值！一座学术大厦，是由

一块块砖头、一颗颗石子构成的，如果这篇论文能成为构建大厦的砖头或石子，也是一件好事。那种抄袭、拼凑的论文，不应该出在我杨建新的门下！”

我头上的汗顿时冒了出来……

不过，要当一颗“石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跑图书馆，一次又一次地到基层实证调查……别的同学都毕业了，我还在吭哧吭哧地写。

“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躬身现实，多思多想，以前模模糊糊的新疆，现在越来越清晰……

文章在论述新时期治疆得失时，我犯了难：是秉笔直书呢，还是虚晃一枪转身就走？我担心“擦枪走火”毕不了业。把顾虑告诉杨老师，没想到杨老师的口气异常地坚定：“洞幽察微是学人的职责。你尽管客观大胆地去论述，出了问题我负责。”

在杨老师的鼓励下，我用相当的篇幅对新疆潜藏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在导论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中国最大的战略资源后备区，国家未来的希望在新疆。但如果某些问题把握不好，给新时期的中国酿成大患的区域，也极有可能就在新疆……

“夕闭昼还开”“春尽夏复来”，一遍遍写一遍遍改，一直到了第六年，杨老师才允许我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天道酬勤，功不唐捐。这篇凝结着杨老师心血的论文中的一些论断，被后来新疆发展的进程所证实。后来，我的博士论文被紧急加印15份，供有关部门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

我不敢说得到了杨老师的真传，杨老师的“学术宝藏”，人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我呢，只掌握了很少一部分。仅这一部分，已让我受益无穷。

的确，这些年，我从杨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切——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让我终身受益。私下里，我曾把一副古联改写了一下，想送给杨老师：“方狂放气，无酸腐气，无名士怪诞气，方放达者；有读书声，有琴瑟声，有剑气

铿锵声，才是大家。”这些话，用在杨老师身上是多么的贴切。

但我始终没敢送，因为我害怕改写得不够工整又要害恩师费心。

写到杨老师，我就必须提到我的师母孟老师。

杨老师和师母孟富敏老师是一对神仙眷侣。杨老师的父亲杨树棠曾任盛世才的警卫团长，紫泥泉大战有功，后被盛杀害。

说到紫泥泉大战，了解新疆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正是这次大战，奠定了盛世才“新疆王”的地位。此时的盛世才，表现尚为进步，利用从西伯利亚归来的东北义勇军和苏联的势力，一举打败了犯疆的军阀马仲英。

孟老师的母亲陶敏女士与盛世才夫人邱毓芳是沈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抗战时期，新疆是大后方，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盛世才提出“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民平”六大政策，吸引了大批内地进步人士来疆，譬如茅盾、张仲实、萨空了、赵丹等等。陶敏女士也就是此时经邱毓芳引荐来到迪化，任迪化女中音乐教师。

曾听杨老师说过，当年他和孟老师两人同时考取迪化一中，300多名考生中孟老师考第一，杨老师七十余名。1953年，两人又同时考取兰州大学。孟老师兰大医疗系毕业后，在兰州医学院任教直至退休。

大家闺秀的她，是我见过的最让我尊敬的知识女性。博士生每次到杨老师家上课，她都会默默地给大家沏好茶、削好水果，然后默默地回到自己的书房。大家离去时，她又会慈祥地把大家送到楼门口。举手投足，永远是那样的端庄、娴静和教养有素。有时大家上课去得早了点，恰巧杨老师又不在，她会过来陪大家聊天，那种慈母般的关爱，让每个人都有如沐春风之感。

师母于七年前的夏天仙逝。得悉这一噩耗时，我正在浙江丽水的飞云江畔采访。那夜，我在江畔坐了许久许久，燃起了一盏心灯。

这盏灯，会一直燃下去……



恩师杨建新九十寿辰，弟子们相约写一写与恩师交往的趣事。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留下印迹最深的是兰州大学。而与兰大结缘，与杨老师有关！

1988年兰大本科毕业后，我到武汉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研究生毕业进了人民日报社，先在经济部当记者，2002年到新疆记者站驻站。

在总部时，我主要涉猎的是经济领域；而到新疆驻站，一切完全陌生：区情、民族结构、文化、习俗均有着很大的不同。工作上，我开始感受到了压力：对一些敏感问题，常常因为不知如何把握而足越趋不敢涉猎；对宗教礼仪、民族习俗，也时常因为懵懵懂懂而口噤唯下笔凝涩……

于是，我便产生了学习民族学的强烈愿望，报考了母校的杨建新老师。

三十多年前，我在历史系读本科时就受业于杨老师——当时杨老师是系主任。恩师不独学问做得好，且宅心仁厚。在我们那一代学子心中，可谓高山仰止。

他很年轻时，便在学界奠定了“西北民族社会学”研究泰斗的地位。“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当我又重新拜在了杨老师的门下时，心里默念的正是这句话。

韩愈在《师说》中讲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将“传道”放在了第一位。而唐代另一大师刘知几则认为：“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囊，而使患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榘杵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

故乡手记

□ 徐 迅

结香

有些植物的名字真是好听，比如，结香。

木叶脱尽，山岭寂寥，乌桕树在寒风中战栗。我特地说到乌桕树，是因为它在这山里特别高大。在秋天，它全身通红，像是一位涨红了脸的小伙子，吭哧吭哧，把整个山谷都抬了起来。

青翠的竹叶，算是冬天山里最富有生机的颜色。在山崖上，我意外地看到了两株猩红，走近一看，一株是茶花，玫瑰般的红，此时被霜打焉了；还有一株，是冬枝上挂的一串串玲珑的红灯笼，纸扎的，却异常醒目。

在我略感遗憾时，我突然看到身边一株矮树，上面挂着淡青色的花骨朵，像是婴儿攥紧的拳头。一问才知道，这是冬天开的花，叫结香。凝结的香，或大地结出的香团团，这名字让人怦然心动。

结香还被称为梦树，它的花朵叫解梦花。山里人说，做梦的人会将它的花朵放在枕头下面。但我还是喜欢它叫梦树。抬头一望，山崖上有一棵树悄然生长，如幻如梦。

太子阁

萋萋的荒草，深埋了一颗读书的种子。

残存的石碑被早早搬到地方博物馆里去了，它证明这里曾是昭明太子的读书处。昭明太子读书的地方都有太子阁，太子阁成了读书太子的标配。让人一恍惚，仿佛就看到太子倚楼临窗读书的身影。

沙沙的，有风吹荒草的声音。我

没有听到读书声，但我知道风吹荒草，是风翻动大地之书。

冻土

冷冻的泥土应该是板结且厚实的。大地噤口不语，自有一种封闭的状态。但冻土不是，冻土被冰冻得膨胀而且松酥，这种泥土踩在上面嘎吱嘎吱作响。在早晨，我喜欢听见这种声音，尽管我感觉面前的大地有些不真实起来。

忽然，想起童年时吃过的冻米糖。上好的糯米浸泡、煮熟，放到屋外霜打冰冻后，晒干，放到锅里与铁砂一起炒熟，再把用筛子筛去铁砂的米粒，与山芋熬出的糖稀融合在一起，拍成一个个板结方块，最后用刀切成一条条的——这就制成了冻米糖。

大地似乎有一个冻土原理：或是热胀，或是冷缩。

檐溜

只有天寒地冻时，在乡间瓦屋的屋檐才会看到亮晶晶的檐溜。

白色而冰凉的身影在奔跑中突然凝固，奔跑从此成为往事，却无法知道是哪一次奔跑造成这么大的失误。这是一个比跌落更为可怕的白色恐怖。

檐溜如剑，似刀，像匕首，寒光闪闪，是大地的兵器。童年时，我曾敲下一支支檐溜，含在嘴里，像是把吃人玩的口吐宝剑，或者如一支让风吃剩了的冰棍。

鹭鸶

张开白色的翅膀，鹭鸶在池塘后

面掠起，款款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这是一口水塘，水塘的四周全是水田。我最早看到鹭鸶在这里飞翔时是春天。春水荡漾，水田里的水绿茵茵的，它的飞翔让我想起一句唐诗：漠漠水田飞白鹭。

现在是冬天，池塘里的水干涸不少，鹭鸶似乎也是一身的苍凉。它在池塘边掠起，似是一把出鞘的利剑，刺破寒风的大鹭，然后让利剑陡然入鞘。那一刻，从腰里拽地拔出一支上了膛的钢砂枪对准了杨老师的胸口道：

村庄

村庄大部分时间是静止的。男人和女人都出去打工了。鸡鸣鸭们都被圈着，只有一两只白鹅在门口的池塘里悠闲地戏水。村庄门前的田地静悄悄的。田地里偶尔有沟，沟里的水静止着，就像天空挥洒下的阳光的碎片，星星点点，不很规则，只是无端地折射着太阳的光芒。我还可以说，这是大地一面破碎的镜子，只是镜子有些残缺，有些刺目，所以我不那么比喻。

野火

多年没有见过这么燃烧的大火。在旷野里，火瞬间被点燃，噼里啪啦就熊熊燃烧起来。一堆火的云，一堆火的云朵腾空而起。

拒绝一切善意的规劝，不听命于人，只听命于火种，听命于风……燃烧起来就像一万匹、千万匹奔腾的烈马，抖动着红色鬃毛向各个方向奔突，暴烈不足以形容它，因为它是有秩序的，甚至像是有意要摆脱一

种桎梏。

仿佛受了风的鼓舞，它像大地上人们打铁花，一下一下地，钢铁泼过去，火光四溅成为满天星斗；还是凤凰涅槃，展示出它的颜色、形状、运动和力量的叠加之美……它的身躯是扭曲的，但钢铁般的意志摧枯拉朽。

我远远地望着，野火像大地吐出的红红且坚硬的舌头，要吞噬一切的黑暗。尽管过分燃烧烫伤了土地，也焚烧了自己，但它还是毅然决然地唤醒了冰封的泥土。

细河

杂木在靠河的两岸生长，因河细瘦，那些杂木一旦长大，就接头接地地连在了一起，遮天蔽日的。杂木林的品种繁多，我数了数，竟有薛荔、扶芳藤、枫树、红桧木、桉叶槭、青檀等40多种……山上清一色地长着的是松树，偶尔也会见一两株棕榈、枫树、刺槐，但集中这么多杂木的，唯有这不足两公里的细河两岸。

细河其实没有名字，我姑且就叫它无名河。若不是潺潺的流水声，谁都不会想到，这里竟然暗藏着这样一条极细的无名河。河里有鱼，有泥鳅、螃蟹、黄鳝、龟鳖……细河曲曲弯弯的，本身就如一条蠕动着蚯蚓，仿佛是我们手背上一条暴突的青筋。我现在看见河水缓缓地流淌，如果硬要比喻，我想大多数人的生命就是一条细河。

我还深深地感觉，如果以前说，这河是我挂在故乡大地的一抹泪痕，那么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它是藏在我腹内的一根愁肠，已然百转千回。



原上草

藏克家诗

祝寿图

齐白石作